

美好的回憶 竹中的歲月

◎張欽澤（第十五屆）

高中的日子帶給我很多愉快，難得，美好而又有

趣的記憶，有許多對我後來的成長過程，有很大的影響，我將一些有趣的片段，在這裏呈現出來。

由於省辦高中，市辦初中的政策，於民國四十五年在新竹開始，我那年由竹師附小畢業，便免試升學，進入竹二中。在民國四十八年由竹二中畢業後，考上新竹省中。從那年開始，竹中只有高中部，並增加班數，第一次從三個班級增加到七個。我進入竹中時，被分發在戊班，高三時，戊班拆散，大家被分到其他各班，我則加入甲班，王興宗老師是我的班導師。他是第六屆竹中校友，從台大物理系畢業後，到竹中來，教物理及解析幾何。王老師非常風趣，與學生處得很融洽，很受愛戴歡迎，教學

也深入淺出，我對物理產生興趣，於是選讀台大物理系。

通才教育 五育並進

辛志平校長提倡五育並進，主張體育，音樂，美術，工藝與學科應均衡並進，並提倡誠慧健毅的校訓，堅持品德、學識、藝能均衡發展的「通才教育」理念。因此每個竹中學生都學會游泳，射擊，音樂，美術，準備考文科學生要學生物化學，理科學生要學地理歷史，沒有分文理班，對於學生一生的發展有非常好的影響。

我們高二時，辛校長到美國考察及進修，高三時返校，提倡學生除了學習外，要努力培養創造力，給我們新的啟發，並成立學生科學社團，討論及做課業外的實驗。在體育方面，竹中每年除了田徑

的運動大會，各種球賽，越野賽跑外，還有游泳比賽，其中一項團體接力賽，每班要組一隊，由二十名選手組成，賽前週末時許多同學都去東門游泳池練習，非常熱鬧。

我搬到灣區後，有一次教育部，送三位省立高中校長來美訪問，辛校長也在內。當報紙登出他們將在舊金山華埠的文教中心，與校友們晤談，當天竹中校友們，來了近四十人，約佔總人數的四分之三，可見辛校長的魅力，與竹中校友的向心力。

大家團團圍圍著辛校長，看到別校的情形，辛校長話雖沒說，對竹中校友的熱情，心裏可真是高興，在文教中心聊不完，便到餐館一起晚餐繼續聊個盡興。

高一暑假時，體育老師克文貴要寫一本田徑手冊，作

為國內田徑場地的標準，每一條跑道的外道內道及直線弧線，都要制定，計算繁複，工程浩大，便請資優生們幫忙，郭俊彥，魏宣章，李秉林，與我都有幸參與，每晚克師母請吃晚飯，非常豐盛可口，雖然不知是何地的口味，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。後來手冊出版，為台灣各項比賽使用，作為跑道線的標準，這也算是竹中對國內田徑發展的一項貢獻。

我們四個人成績都好，經常在一起，郭俊彥後來以第一名保送台大醫科，四個人或保送或聯考，都順利進了台大，近年來魏宣章一直熱心於總校友會，曾做過幾年的總幹事。

師生合作 制訂田徑手冊

高一暑假有次到圖書館看到日文的數學教科書，句子中夾雜著許多漢字，若只挑漢

字讀，便已經了解每一個習題的意思，或許是受到彭商育老師的影響，於是將學過有關的幾本日文科書，所有的習題都解掉，也不知花了多少個星期，卻不知不覺中奠下了非常穩固的基礎。

下課時間，經常有同學來討論一些難題，便把習題複習過了。每天從早上六點起床，到晚上九點鐘睡覺，一整天都在用腦，沒有什麼休息，即使下棋或音樂美術體育課，也要用腦，因此一上床就熟睡。這個習慣到大一時便破了，因為上必修課加上旁聽課，常常一天有十二堂課要上，除了吃飯時間外，在教室裏，從早晨八點坐到晚上十點，睡眠時間大減，學習效率也跟著降低。

甫入校門迷上棋藝

高一時，沒什麼升學壓力，又剛過了升學關，心情很輕鬆。我正好又迷象棋與圍棋，跟許陽峰下圍棋，並研究定子與棋譜，跟童碩甫下象

棋，但我沒花時間在象棋棋譜上，我們棋力都不相上下，手癢起來，有時考試前一天還在下棋。高二後大概不會如此荒唐，成績也大大進步。但高中下了幾年棋，在台大時，與許陽峰繼續下圍棋。在大理工學院宿舍的棋賽，圍棋象棋都得到前三名。但當兵後回新竹，與童碩甫下了兩天象棋，每戰必敗，不堪一擊，雙方都興味索然，以後便沒再下，我在當兵時經常同團部的前兩三名高手下棋，互有勝負，程度怎會落後昔日的棋友這麼遠，這問題直到退休後，有天心血來潮，拿起象棋的棋譜來研究了幾天，才想通原來關鍵在沒研究過棋譜。不過雖然下了幾十年圍棋，棋力仍很有限，在美國有一次與在台灣上段的棋手下，被讓三子還不夠，沒有再試，不知該讓幾子。不過下棋雖然訓練思考，但對奕很花時間，結婚以後，很少與朋友下棋。

高中週末常與詹鎮嘉，張

憲明，許陽峰，或楊思棟等，一起到家附近的操場去跑步，跳遠，或做俯地挺身，引體向上等運動，後來詹鎮嘉迷上四百中欄，為竹中贏得很多金牌，我的一百公尺也練到十二



我曾在這潏潏廣場揮灑青春

秒四，體育老師林德嘉要我參加校隊訓練試試看，但當時的校隊成員都跑到十二秒內，最快的則在十一秒出頭，幾次跑完一百公尺，我都差得太遠，便沒再試。

不懂呼吸中長跑吃力

我的短跑雖還可以，但中長跑卻完全不同，有一次體育是最後一堂課，要跑一千五百公尺，我一馬當先，衝了出去，遙遙領先，但不到三百公尺，便氣喘不過來，改為慢跑，再用走的，最後遙遙落後所有同學，走到底線，先跑完的人已經回家了，老師看大家都跑完，也沒事，便回去了。我走到腳踏車棚，卻仍覺得喘不過氣來，不能騎腳踏車回家，只好走到樹下，躺下來休息，也不知過了多少個鐘頭，天黑透了，才回過氣來，騎腳踏車回家，因為年輕，第二天又生龍活虎，也沒任何疲倦的感覺。

我太太是清華女生五公尺賽跑的冠軍，結婚後，為我解釋中長跑如何呼吸，我才瞭解到當年的錯誤。後來工作時，跟外國同事中午一起跑個兩三哩，雖不領先，也不落後。有時想想，每件小事都有訣竅，知道了，一切得心應手，否則處處碰壁。

跟國手練拳擊兩三下流鼻血

有次詹鎮嘉找我去他家學西洋拳，依稀記得老師是當時國手，也是拳王張羅普的弟子。爲了提高我們的興趣，他垂下手，讓我們自由打一陣子，然後再跟我們對打，雖然他只十分之一不到的本事，兩三回合下來，我就鼻血留不停，對西洋拳的探索，就此告一段落，但我還是很感謝詹鎮嘉找到這個機會。

也許沒學成還少些麻煩，否則如有人來找我們挑戰，就得先學會如何脫身，而不必接受挑戰的本事，有一個親戚找我學國術，便拿零用錢買了一盒雞蛋去拜師，大半時候是由師兄我的親戚來教，主要是台灣南拳，也不懂各種派別，只知道每次站樁打拳舞棍，對身體確實很有幫助。師父的功夫深不可測，我不夠資格描述，師兄下過苦功，功夫深厚，打起拳來或舞起棍來，虎虎生風。

但我沒下苦功，只能算是

運動，有功夫的人看我打拳，真是花拳繡腿。拳擊及國術本是爲健身及防身，但有了功夫後，有時會招惹許多人爲揚名立萬，來挑戰，我的師兄便遇到這種情形，但他涵養深，功夫深藏不露，似乎自稱僅是花拳繡腿，勝之不武，不值得挑戰，對方只隨便虛打兩拳之後，便揚長而去。

吃冰被擺道一盤廿元

高三暑假，郭俊彥跟我等幾個保送生，籌備畢業紀念冊。有一次我們兩人四處奔走，又累又渴，便到一個冰店，叫了兩個小冰磚，也沒先問價錢，吃完也沒要帳單，兩人各拿出一張二十元大鈔（對高中生而言，四十九年前二十元很大），搶著付帳，店老闆兩隻手一把收走我們兩人的四十元，說就是四十元，我們兩人一個錯愕，臉皮又薄，既是搶付帳，也不敢多問，只好悶聲不響的離開。我們都知道，兩

個小冰磚值不了二十元，何況

四十。這次以後我對於國人搶付帳的習慣，很不習慣，也不喜歡。因此從不堅持搶著付帳，我太太每次埋怨我，從沒見過有人每次搶付帳，像我這樣，似乎只是假裝在搶而已，所以結果總是輸的。我後來每次進餐館前要先講好，除非由我付，否則我不進去餐館，才不需要在餐館搶來搶去，讓店主敲竹槓。

畢業紀念冊編排後，要學校的總教官同意，當時正值反攻復國第一的時代，他見裏面沒有國旗及總統像，訓了我們一頓，要我們加上。我們垂頭喪氣地走到出版社，因爲費用已經固定了，要加兩頁也不能再向同學收錢。老闆與我們打了一個暑期的交道，也當我們是他的（小）朋友，看我們愁眉苦臉，便同意免費加兩頁了，我們千謝萬謝，總算順利的把畢業紀念冊付印，分到大家的的手上。

缺乏藝術細胞美術勉強過關

我沒有藝術細胞，音樂

靠看譜打拍子練唱，背曲，背樂譜，非常認真，蘇森塘老師給我七十分，大大超過及格邊緣，認真做功課還是可以彌補先天上的不足。美術則只能拿六十分，在及格邊緣，我從沒在家練習畫過圖，在美術上可以說是既笨，又不用功，李宴芳老師給我及格，已經令我感激不盡了。有一位同學姓蘇，每張圖畫都拿九十五分以上，他的畫確實讓我由衷佩服，偶而也給我一些建議，助了我一把，拉上及格邊緣，我記得這些事情，日久卻忘了蘇同學的名字，實在慚愧。我背書很專心，很快就背下來，因此地理歷史或國文英文要背的部分都很高分，但作文部分要有藝術氣質，不能靠背的，雖然很認真，但二項平均起來，也只能在中等上下。高三的楊胤宗老師是個儒家學者，念起古文來，用特別的音韻，非常好聽，有些同學也跟著學了下來，我

有許多年都是學著用楊老師的念法。他早上要送幼稚園的女兒上學，如國文是第一堂課，他進教室時，鬢角偶有些微汗水，後來他找我騎腳踏車送。他女兒年紀雖小，口齒伶俐，我們一路有說有笑，不知不覺，一下就到了幼稚園，非常愉快。

在楊老師家，他有時給我看他初中兒子的文章，文筆順暢，用詞用句，都令我張口結舌，由衷佩服。實在要感謝上蒼的眷顧，以我數理的天份，生在科技掛帥的時代，自然駕輕就熟，若早生個一百五十年，一切以書法藝文評天份，恐怕連小學都難以畢業，也許會自嘆生不逢辰。

字醜難見人 居然娶得佳人歸

我的字難看，見到楊思棟的字漂亮，學著畫，總是不像，問他如何寫得這麼好，他說來說去，我也聽不出個所以然，大概藝術像禪一樣，要靠自己悟，所以練了許久，我的字在

竹中還是老樣子。出國後認識內人王冰媛，見到她的字，真是漂亮，結婚後，才知道她是從小就臨摹字帖，多年下來，練出來的。我的先岳父王俊是留日，子女從小就練書法，讀古詩詞。結婚前請準岳父點頭的信，要自己構思自己寫，在稿紙上一格一格的畫，準岳父一定想，哪來一個毫無氣質的傻小子要娶我的女兒，後來不知怎麼地也就准了。

鄉下人進城 重視子女教育

先父張錫爵是客家人，早先住在新埔鎮，八九歲時搬到新竹市，在中央商場開小布店，娶了我先母張陳鳳卿，是城裏人，也是小學畢業，當時在日據時代算是有點知識的，找工作也較容易，因此對子女的教育很重視。我爸媽在商場做生意，晚上住在布店小閣樓上，非常窄而又低，只能坐不能站，我們子女與堂弟妹住在較偏遠的區域，由姑母照顧，平常幾個星期才偶而到布

店去一次，爸媽努力工作的要求只有一個，只要我們努力讀書，就一切滿意。

我們從小生活在姑母照顧下長大，專心讀書，沒有家事，生意，農田等等要忙，要操心，上學不需要坐火車，腳踏車就夠了，比起許多同學來，我們非常幸運。

我的兄弟及堂弟們，張潤澤，張震澤，張均澤，張秋澤等都先後進入竹中，妹妹張麗激也進入竹女。我們都與姑母感情深厚，她現年近九十，腿力差，但仍活力十足。高一時，有一次我與楊思棟等幾個同學星期六約好，一起到通霄王順家去玩，品嚐農村生活的滋味，因為沒記得讓姑母及兄弟們知道，晚上又沒回家，第二天，我爸爸試著到竹東等地找我不到，等我們盡興玩完回家，才知道事態嚴重，讓親人擔心不已，看到我平安回來，父母只說能平安無事回來就好，此後我再也不敢在外過夜，而沒先讓家人知道。王順

是我們戊班的才子，高三時分到乙班，現熱心於校友合唱團。

想起竹中三年，有說不完的有趣，愉快，美好的回憶，因為是近五十年前的事，有些人事如略有出入，則請寬大量，多多包涵，並先在此謝罪。在這裡將一些美好的回憶寫一部分出來，希望能引出許多人更有興趣的回憶，讓大家共享。



張欽澤

1962年竹中畢業

台大物理系學士

美國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

物理系碩士及博士

在 Honeywell, Wang Lab, SanDisk

等公司作系統軟體工程師

為 SanDisk 申請到三十多項專利

退休後，繼續學習及研究沒中斷